



窺探島嶼人的海世界

Peep into the Sea World of the Islanders

莊凱証 |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

Chuang, Kai-Cheng | Cultural Affairs Bureau, Penghu County

一、人與海的距離感

曾幾何時，澎湖人依海而居的棲息特徵，似乎已是不可抹滅的事實。四面環海的島嶼群礁，自古以來，孕育種種與這片海域的生存連結。海與居民的生活距離，存在著難以揣測的無限聯想，是必然的生計串連，是偶然的島嶼建設，兩者皆朝向截然不同的發展機會與命運。機會是觀光浪潮所帶來的周邊效應，潮間帶採集作業的身分轉換，轉化為休閒體驗的新價值；命運是過度捕撈之後的承受後果，各式物種禁令的制訂頒布，樹立為復育生態的新局面。海域促成人與環境共處的生活體系，男人有其對海的運用認定，依循海路出海謀生；女人則啟動對海的相處模式，依憑潮汐變化變身。同樣是海，如何看待，如何連結，端視島嶼人的知識養成。在地居民善用自然資源，集潮水漲退、海底質地、海流走向、星象方位、地形地貌等經驗於一身，與海成為熟識的老朋友；海與人，不再陌生，更塑造了男與女的感知價值。漁船出航，船上成員各司其職，

老船員端出一盤盤海味道，海文化立刻顯露無遺，如今在現代技術的大量取代之下，海文化與海味道漸漸走向一條即將消逝的命運之徑。島民對海產生一份敬仰，海是有生命的；海是會孕育的；海是能自變的，以海維生的島嶼，構成形形色色的生命人。

海面上，總有如此的一種人，他們總是手持釣竿，身背魚簍，海，是唯一目的地。這群人，姑且給予「釣客」稱呼，或說是「討海郎」，潮汐前後，裝扮一一出現，對於海的熟門熟路，非一、二天養成。站在海中，難以想像這是那門子的功夫，一群男人，分別站立，尋找最佳的釣點。釣點一旦確定，空手而回的機率少之又少。海路，海面上的航行之路，自從身經百戰的海人與之共生之後，島嶼生活的獨特性愈來愈顯明。島，是一種色彩，每一塊島嶼，擁有獨自的生活色澤，澎湖北方與南方的島嶼，因為海上交通與資訊流通的牽線，讓彼此陌生的身





圖1 有人居住的島嶼——員貝嶼

影得以浮現，加上自然環境的生存條件，讓兩地居民得以各自孕育各式棲息而居的技能本領。

靠天吃飯的島民，靠海生存，依循祖先來時路，頂著風險來到異地，開墾定居，來自海裡的人，非他們莫屬。漁人與海洋劃上何種關係？馬公第二漁港「出漁」盛況早已成往事，這項工作曾開創了澎湖婦人就業的第二春，有些是年輕時加入；有些則是當了媽媽才成為當中的一分子；有些甚至是阿嬤級的婦女。這群人，成了名副其實的澎湖海女，因為海的生成環境，造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歷史身分。港口孩子，展現最自然的樂活臉譜，每個人都是跳水高手，一溜煙，撲通，一個接一個，跳進最天然的游泳大池。

每一塊土地的生成，需要千百萬年以上的雕琢與孕育，人類的出現，重新牽動與大地萬物的相處機制。海裡，是哪些人的生存流動？或由誰決定地理經緯？賴以維生的地方產業，因為海洋資源，驅動了產業生計與產業人物。紫菜養殖、小管加工、箱網養殖等，養育了一批以海為居的生活人。然而，與海岸線的距離，隨著新時代的誕生，似乎愈來愈遙遠，文化海洋的獨特性格亦逐漸模糊化了。建築物是否吞嚥了這群來自海洋的子民？海，是島民的母親；海，是旅人的伴侶，來自海裡的先祖，時時刻刻傳遞海洋文化的知識常規。在遍布島嶼的海面上，真正與海最親近者，會是暫且褪去資本主義觀

念的生活實踐家？這群人終身與海為舞，以身體力行培養與海的任何相處之道，咸信大海具有滋養力量，時時刻刻賦予不可或缺的生命價值。從海的另一端「來的人」，在海裡找到一絲絲的生活信仰；在海裡，正是這群默默守候土地倫理的人。海的生活體系正在形成或繼續蔓延，完全落實在島嶼人的每一信念。

筆者曾聽聞一位婦人對漁產資源之認知：「以前長輩都會灌輸我們說，小的螺貝是不可以撿的，不然的話晚上時最好要關好門，否則螺仔母會進來找你討螺仔团。」這種從小便由長輩告知的採集觀念，若連來不及長大的小螺貝都撿完了，日後要再維持既有的基本生活，恐怕是一件難上加難之事，如此惜物的認知在現代社會中似乎被貪婪所佔據蒙蔽了。這天，做了一個夢，夢見自己透視了家鄉所有的島嶼生活蹤影，澎湖有大大小小 90 座島嶼，每一座島嶼（圖 1）樣貌擁有獨自的魅力，其中有人居住的島嶼 19 座。一座島接著一座島，美好環境一一映入眼簾。一個閃爍的畫面，驚醒，原來是被失去的海岸景致，嚇了一跳，醒來，僅是一場夢。這屬於島嶼居民的大地之母，正在流失，正在消逝，生活文化逐一被分解；島嶼人共同的生活海域，如今被冷冰冰的水泥建設所占，既有的生活頻率與行為，還在嗎？以下分別就澎湖人看待、利用海洋的各式角度，說明海岸線環境與島嶼居民之間的對應關係。

二、一道阻絕人與海之間的石牆



圖2 被消波塊掩沒的天然海灣

「這一片白白的沙灘是我們以前玩水的地方，放學或是暑假，都會來這裡游泳。」婦人很感慨地表達一段段時光記憶，對於我們未曾待過的來時路而言，僅僅是一場追尋他人回憶的時光秀而已。無意中的談話，感受對於環境變遷的無奈與心聲，畢竟在這裡，有著居民從小到大的生活場景，深深烙印在每一成長階段。鏡頭下的光影，雖然很美，很有海洋的氣息，畫面的另一端卻是厚實的消波塊（圖2），人與海的距離多了一層新隔閡。我家門前有大海、後面有山坡，開起家中的大門，往前一躍而下，多麼令人稱羨的天然泳池；如今，只徒留一段又一段的懷舊往事。沿著這條高低起伏的防波堤而行，似乎吞噬了人與海的親近關係，地面上築起的那一道水泥牆，緊緊被水泥肉粽所包圍，一顆顆不定時炸彈，不知何時將引爆。大人的回首會漸漸淡去，孩童的玩樂也會逐步蒸發；至於生態環境呢？會不會終有一日，也在人類現代建築的長期侵略之下，成了無辜的受害者。

如果，我們不斷地談論海洋生態浩劫的問題，海面底下，那一次又一次的珊瑚白化，生病的海底森林，漸漸失去應有的生存空間。面對海洋生態環境，在島嶼生活的居民，又是懷著何種心態看待之？產業結構重新再分配，速成般的三級產業慢慢接收第一產業。一具又一具的龐然大物，如同巨浪般，侵襲陸地的所有人事物，這一波又一波的陸上「白化」現象，不失為一種現代建設的擾動生成。人們與海的距離，必須跨越這一座又一座的白色巨塔，彷彿是一次又一次的大冒險，稍不留意，一腳踩空，遺憾終生。以永續概念為核心發展的前提下，澎湖必須先要有「減法」、「減量」、「減速」的規劃態度，一來過多的硬體建設已不再是目前急需的一環；二來快速又貿然地提供相關服務設施，反而無法顧及地方生態的原貌性。澎湖各地雖處處可見立意良善的港口碼頭建置，卻導致天然海灣消失、生態物種棲地減少、潮間帶環境變遷等後果。某些地區的漁港，實際停船成效有限，個位數小船情況屢見不鮮（圖3）。



圖3 停靠在鎮海漁港內的船隻

三、島嶼人的漁事錄

當彼此的話匣子始於一袋活餌時，素人般的釣魚高手便不自覺地發出無限能量般的在地知識，包括漁場環境、個人經驗與技法工具等。下午四時的西衛社區，一臺機車沿路而行，直至北端的海岸近在眼前為止，乃出現一位全副武裝的釣魚人。釣魚人一下車，把釣魚工具暫放一旁，獨自走往一間水泥製的涼亭，與正在喝酒的二位友人寒暄幾句；閒聊內容不外乎是目前的潮汐狀況、漁獲情形以及正在海面浮潛的人等。離開之後，回到停放機車的地方，點了一根煙，蹲在陰涼處，邊抽邊望向海面上的潮水變化，等待中嶼仔的石塊露出，即可準備下海。長期的觀察經驗，是生長於此的居民，與海親近的一種方式。即使這片海域的榮景已不在，資源的豐富度不似過往，但多年以來所累積的環境認定，一直深深烙印在他身上。眼前這片海域的所有一景一物，正如他所言，彷彿是自家廚房，如此自在又熟悉地走動，一點也不陌生。瞭若指掌的辨識，絕對不是一年半載可以塑造而成。諸如下海前，利用海面礁岩地形，作為深淺判斷的依據；或是如流喙口、窟口等漁場名稱的掌握等。



圖4 釣魚人的海釣場域之一：西衛海

隨身的那一袋活餌，仔細一看是活蝦。體型不大，是來自臺灣養殖的沙蝦；經他介紹才知曉，原來不常使用澎湖產的沙蝦，其主因在於蝦身較軟之故，影響作業成果。目標魚種是鱸仔（石斑），主要作業期大約自農曆三月起至十月初左右，入冬後，釣鱸仔的人是少之又少，而且肥美程度（較硬骨）不似當令來得好。六月初五這天，選擇暗流的另一原因，是想要拼看看有無「青嘴」可釣。中嶼仔的幾塊礁石慢慢浮現，只見他把繩子綁在腰際上，拿起所有裝備，立馬往海裡移動，自乾涸的沿岸走到胸高左右的水位海域，直至流喙口釣點抵達為止。這段約十幾分鐘的海路，是他習以為常的海釣場域（圖4），也是最喜歡的一處。即使下海時已是近黃昏的五時多，加上可能會在入夜後摸黑上岸，他仍是一派輕鬆地，好比走在自家廚房一般，穩穩地沉浸在海底世界，不偏不移地通往目的地。釣魚人也感慨地表示，許多非在地居民（外社的人）來到這裡，幾乎是以一種大小通吃的採集觀念，把這片海域的資源搞得像是一處死海。為了顧及自己的肚子，不分大小的螺貝一個也不放過，「撿起來滴水」就是他口中的無奈形容。

除此，一位七十歲的西衛婦人對自我生長環境習以為常的生活寫照，則是集少女時代的兒時記憶、澎湖山海的生活實踐，以及熟能生巧的海事技能為一身。一處位於西衛聚落的後花園海域場所，長久以來，已是婦人腦海中烙印頗深的成長印記。如何與海共處、如何視海為貴、如何與海作伴，皆為她長大至今，不斷參與學習的重要舞臺。眼前這片海，對她而言，隨身分、角色的轉變，對於海域認知的看待，分別有著時代差異的多重感受。口中

的小時候，不顧一切，來到海邊拾螺，鄰近的無人島（大央嶼）是大頭螺棲身之處，多半藏身於大塊石頭，「大又多」是難忘的深刻印象。漲退潮的變化，七塊石頭（即中嶼仔）是判斷辨識的重要依據，也是能否安全回到岸上的基本能力。感嘆又無力的心聲吐露，深切地表達生態環境的大變遷，與過去的榮華場景相去甚遠了。反觀現今，這項履行，變成退休後的一項消遣、打發時間，甚至是來泡泡海水（圖5），重拾一下「想當年」的那段年少光景。



圖5 一兼二顧的作業方式

農曆六月初一，正在退潮的海水，打開了一道通往澎湖人集體記憶的親海之門，大人與小孩一組、家庭成員一組、單槍匹馬與落單一組，也有三五好友一組，整個海面，每組成員就其各自的行動座標，走走停停，埋頭苦幹，展現最佳的行動力。依照每組動態，大略可分：（一）浸泡海水的摸蛤老手，無須大面積移動，定位後，以手的觸感搜尋，屬緩慢移動又具備感官系統的採集方式，並且熟悉該海域生態環境；（二）走動式的目視，此乃不需任何工具，搜尋整個潮間帶，目標物一出現，立刻將之放入桶內，視力與專注是必備條件，採集方式較為隨性，也不用花上過多力氣；（三）苦力型的投入，基本上只要有一支耙具，時而蹲下，時而移動，機動性高，相對地，需付出的體力與勞力也不少，反覆動作的次數，影響收穫多寡。新手多半選於無水區作業，經驗老道者則會在淺水區。前者像是大海撈針、亂槍打鳥；後者則有如老神在在，不疾不徐。

四、今昔變化的漁場生態

「欲拈網鬮個人，欲拈網鬮個人，拜託恁這馬來廟一下。」一大早約八時，小門村震義宮廟口廣播傳達著一件公告之事。現場負責人員再次廣播，希望可以廣召更多人前往共襄盛舉。眼看約定成俗的時刻逼進，廟內人員扣除委員等人，僅有的三人似乎已成定局。從昨天下午的第一次廣播提醒，到今日上午第二次、第三次的再三提醒，廟方感慨地表示，這些年以來，年年參與的人數是每況愈下，與以前數十艘漁船左右的參加人員相比，真的差多了。這與整個村內從業人口的結構有關，也與大環境底下的生態資源有關，但如此具強烈地方性的漁場管理，演變至今，亦流傳已久，少說也有一甲子了。

從報導人（約六十歲）的父執輩那一代起，這項以抽籤決定大垵口海域使用權的方式早已行之有年，說明這項傳統習俗代代相傳的生活脈絡。特別是與宮廟香火收入、作業漁場管理等面向息息相關：以廟產為主要管理單位，由神明擔任監督管控的一方，欲在該海域作業，必須遵守廟方制定的遊戲規則，年復一年，至今仍維持這份神明與居民的信賴關係。拈網鬮，係指小門聚落前的一處作業漁場——俗稱大垵口，凡欲在此海域業者，須參加每年農曆八月十三日於廟內所舉行的網日抽籤。繳交的費用由昔日的一鬮1萬元，演變為今日的一鬮3千元，每一人的鬮數沒有上限；當日籤抽完，輪流作業的時間定於八月十五日當天起算。抽到1號

籤者，享有八月十五日這天起的首日作業權利，從上午8點起至隔日上午8點為止，是屬於第1位漁民的作業期間，以此類推。當天作業，若無當值者的應允，他人不得隨意擅自闖入。

今天總共來了3位參加者(圖6)，年齡層分別是七十歲、六十歲以及三十幾歲左右。除了其中一位的籤數是4份之外，其餘皆為3份。一開始由值年甲頭的委員準備抽籤的籤號¹，共10張，放入紅色籃子裡，由3位參與者自行拿取各自的籤數(份數)，之後再將籤號報給廟方人員登記。抽到數字1者，由他為首日作業的第一優先。整個過程非常快速、有效率，從抽籤到登記，大家秉持著一貫的作業流程，一來是參與者不如以往，僅個位數的人數；二來則是彼此有相當的默契，以及在神明見證之下，毫無任何爭議。每個人手中的籤號紙，代表各自的作業日，有些人拿筆在紙上做記號(名字)，以免搞混。這次抽籤可謂皆大歡喜，因為每個人都有連續二日的連號作業機會。

居民口中的大垵口(圖7)，大致位於離聚落不遠處的南側海域一帶，與紫菜礁相鄰，一直往西延伸的範圍。曾經，滿載的漁獲時有所聞，不論是颱風時的青嘴，一夜賺得十幾萬的收入；或是九級、十級風帶來的鮫魚，如此輝煌的紀錄已過了十幾年了。寥寥無幾的參加者，仍懷念那段榮景歲月，繼續為生活找到打拚的出口。海域與地方生活的關係，自古以來，便是朝夕相處的生存模式。在地居民出海作業，一份重要的生活收入主要來自漁獲豐收與否，也間接影響宮廟每年的香火收入。拈網罟，其意義在於：(一)宮廟生活圈的鏈結，以廟產型式共同制約海域的作業紛擾；(二)島民自

發性的集體共識象徵，作為地方共同守護的領域；(三)各憑本事的作業機會，運氣與技術參半。廟宇不光是扮演信仰中心的角色，還兼具主持公道的平臺。這片海域何時被納入廟產仍需更進一步地查證，唯一可以理解的，是廟宇、居民、漁場之間的共存關係。



圖6 參加拈網罟的居民



圖7 聚落前的大垵口漁場

¹ 取空白便條紙，以黑色簽字筆於紙上寫阿拉伯數字，一張寫一個數字號碼，寫完撕下，揉成一團。

五、海潮下的永遠約定

按《澎湖紀略》〈風俗紀〉與〈土產紀〉分別提及有關澎湖居民的生計習性：「……，婦人最喜著青布衣裙，上山討海、出門探親，俱用青布一幅裹頭。……」、「男子日則乘潮抓網，夜則駕舟往海捕釣，女人亦終日隨潮長落，赴海拾取蟹螺蛤之屬，名曰『討海』。」、「水之大者莫過於海。海為天池，所以納百川者也。上應天星，下饒物產……。今澎湖一島四面環海，汪洋巨浸，茫無際涯，何奇不有？何怪不儲？試就魚而論，極其大可以吞龍舟，極其小可以穿針孔……！第澎人以海潮為田，以魚蛤為命，海之所生即穀之所出，取之無禁、用之不竭，均有賴水產。」

三段話分別描繪澎湖人與海的生活關係，潮間帶與沿海地區是主要的作業範圍，在這塊土地生活的男女紛紛投入漁業工作，向所處的海洋環境討一份生活。如此貼近海的生活型態，自古以來，便是澎湖地區不可或缺的經濟結構。第二段敘述更顯現早期先民的潮汐生理時鐘，對於海水漲退變化的觀察是經年累月的，突顯出居民的環境感知，隨每天的潮汐，從事螺貝蟹採集。男人於日間潮水漲退之際，透過拋網漁撈；入夜則以人力方式，駕著小船前往漁場捕魚或釣魚，如此寫實的描述，可見當地居民早期生活與海域環境的相處模式。第三段則描述澎湖豐富的海洋資源，將海裡所孕育的生物比喻為穀物，既豐沛又多產，故澎湖人便以海作為生產之地，鎮日與魚貝相依為命。

海田裡的身影變化，受到潮起又潮落的定律循環影響。某個時空，出現哪些人，做哪些事，似乎已成當前的常景動態。當人們開始找尋一處新的行動場域，自身的經驗本能即時發送判斷訊號，久而

久之，自陌生而熟悉，漸漸成為日常走動的一部分。海域，凝聚澎湖人共同的集體行動，一代傳接一代的漁事，隨時代發展而所有更迭，演變至今，各世代對於親海技能的養成不盡相同，對於海的變化心情亦有各自解讀。

（一）一份日常中的「海」職

「籬(khoo)，等一下水洩个時陣再去籬。2017年的量大概是去年的十分之一吧。差很多，主要是天氣熱，暖冬，出的海菜比較少，加上下雨也少，海菜也會吃雨水的。海菜是冬天冷的時候就開始生長。鐵線尾這裡是石坪，海菜在日本檢驗之後，品質是全澎湖第二名。像許家、潭邊那邊是沙質的，海菜較袂光，不像這裡處理好之後，會光亮，就是金頭的，本身會發光的感覺。像今日是有日頭，像夏天一樣，海菜的顏色就變得青青，如果是烏暗天，海菜會比較深，顏色比較烏，等級算是優等的。」提及鐵線里的產業之一，無不與海菜劃上等號，數家從事海菜加工的個體戶或家庭，有些已從業至少三十幾年了，第一代與第二代同心協力的組合畫面，已屬常態。面對年年銳減的採收量，心中的盼望，也只能欣然接受，對於品質的要求，仍是不予以退讓的一份堅持。經過日本認證的大受好評，也為這項產業加分，總算令人感到欣慰。加工業者從現地採收(圖8)、加工處理、包裝販售，不假他人之手，幾乎是一條完整的產業鏈，經驗值等於品質保證。農曆一月左右，正是所謂「海菜頭」的最佳時機，石頭地與沙質地的生長環境(圖9)，生產出截然不同的海菜質量，天氣彷彿是一臺冷暖兩用機，冷熱的加速，自然影響海菜生長的變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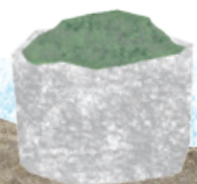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圖8 海菜採集

聚落裡，雜貨店一直扮演著什麼樣的生活角色？為居民提供基本民生用品，為孩子一解平日嘴饞的零食渴望，或為長輩建立一處串門子的聊天場所。有些訊息，往往來自店內，發送的小道消息，量可以多到驚人。位於鐵線里的一家小店，沒有明顯的招牌，也沒有路標的指引，前身是甘蔗買賣的集散地，開業至今亦有三十個年頭了。本想歇業的店家，基於情感層面因素以及身體狀況考量，加以「做議量 (tsuè-gī-niū)」的想法，將這份老人仔工繼續維繫下去。解悶與聊天，變成這家店最主要的生活依靠。

「我們這裡也有做海菜加工，外銷臺灣比較多，雖然費工，收入還算不錯。趁水漲時，要能抵得住寒冷，採集回來還要洗、還要脫，以前都用手，所以更費力。現在有機器了，比較快活。」一邊處理狗母魚漁獲，一邊說起地方產業的林林總總，店家描述自身的生活起居，也介紹當地的生計來源。海菜採集與加工，是另一項靠天吃飯的技能，氣候變化難以掌控，順應天時的海菜子民，已能豁達地面對陰晴不定的自然現象。採收回來的半成品，需要細心地照料，重複著洗滌步驟。手工的時代終於落幕，取而代之的，是自動化的一種新局面。沉浸於地方走動時，分別於不同的座標位置，與兩間店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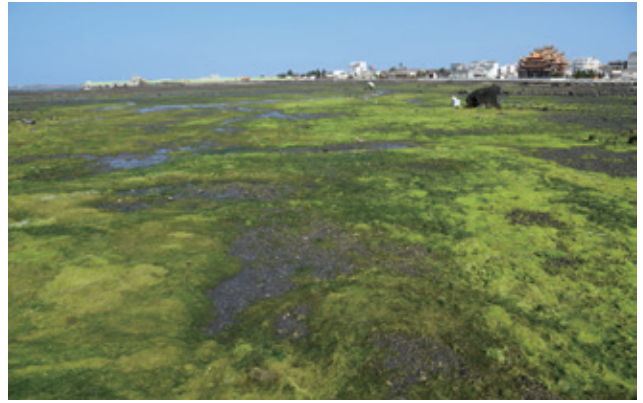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海菜生長環境

進行一場定位生活的閒話家常。「四年前左右，海菜量還算不錯，之後就愈來愈少，應該是生態吧！環境怎麼變也難以預料。」同樣是看天吃飯的一份差事，從業者的心情抒發，約略可以感受這老天爺賞臉與否的未知數。

另以一位民國 51 年次的婦人為例，對她而言，從小到大的生命旅程，海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？又該如何親身參與之？七月一日的午後，湖西鄉沙港村的一片潮間帶與婦人之間產生了無數次的應對關係——關於工具使用的挑選心得與身體感知的察言觀色等。「攞仔 (tshiám-e)，有插魚的，三爪的，按呢仔插魚較會穩，插落袂袂滾走，像這一爪的欲插插袂牢。這種物件仔講美買的，講美遐有仔打。這有分柄，這把，這有个用柴的有無，柴的插插个，有當時會開去，咱按呢仔出力有無，柴个會開去，這鐵个袂開去。柴个較俗，這一支就用遮爾久，會使用一世人。尺寸有分，人較大漢的，看汝欲僑懸 (luā-kuân) 的，遐攞有尺寸會使選，汝嘛會使注文，像我身懸較懸，我就要較懸的攞仔，按呢較毋免向 (àn)，按呢較輕鬆。這從 (tsing) 小漢用到這陣，就綴 (tuè) 親情 (tshin-tsiánn) 學。彼陣書包放去，就是欲去山欲去海。」

大蛤採集工具是由講美村的打鐵店承製生產，有別於插魚的用途，可自前端處造形分辨之。用具類型概分固定尺寸與客製化二種：前者由店家先行製作幾款尺寸，消費者可按個人身形挑選適宜的樣式；後者則由店家接受消費者的訂製，依實際需求訂作。對婦人而言，考量自身體形，通常會以大尺寸為主要考量，一方面減少彎腰的動作頻率，另一方面具有省力效果，頗有符合人體工學的使用概念。從小耳濡目染，跟隨親人腳步的學習機會，一直影響至今，仍以實際行動實踐多年以來的潮間帶技能（圖 10）。



圖 10 熟能生巧的潮間帶技能：戳蛤

「冒 (māo) 沙，退沙規个膨出。有當時摸落有二粒。我彼陣插是有一點感覺，震動到，它就有感覺，它就會冒煙，冒這沙沙。插下去時，你要看前面、旁邊，不然會壞掉，插到它的旁邊，它會震動，震動之後它就會有反應。今天插過的地方，明天還會有，因為我今日插，剛好密个，就是它沒有開口喝水，明天來，搞不好遇到它開口要喝水。這就是注水，插落，有水，直接跑出來這樣，會噴水，每一種蛤仔擺無同款。焦 (ta) 的所在較母注，因為沒有水，已經合起來了，所以要在有一點水的地方，比較好看。這個也是一種樂趣。」眼力是觀察的基本能力，也是尋找目標物種的主要關鍵，一來是對地形地貌的熟悉；二來是對生物習性的了解。大蛤的棲息地多為沙石環境，隨著退潮後的腹地裸露，掌握潮汐時刻，並善用手邊用具，行走於作業的潮間帶。一手握著攞仔，朝向帶有水面的地方搜尋，邊戳邊注視該處動靜，一有動靜，一般會出現噴水、吐沙等現象，發現的機率相對提高不少。

「物件愈來愈無了，這馬來遮是當作做運動，老人佇厝間間，這項代誌自少年做到這馬，做習慣了。」年約八十幾歲的潭邊婦人（圖 11），一邊動作，一邊操著道地的湖西腔調，暢談這片海與她的生命經歷。農曆五月初三的上午，退潮退到底的時刻大約是六時多，婦人與其友人結伴前往鄰近許家村的潮間帶，選擇早流作業的好處是可以避開熾熱的天候。海是滋養澎湖人的重要資源，誠如婦人所言，家中 5 個小孩的養育過程、順利長大的機會，全靠她在海裡奮鬥而來的一點一滴。在過去，凡與海有關的大小事務，不論是擲魚栽²或是耙蛤仔等，能夠參與的部分幾乎從未缺席。自述中，印象特別深刻的某一段是關於冬天「落霜」時抓鰻栽的回憶。天氣愈冷，鰻魚苗愈是大出，為了收穫滿滿，如期交貨，作業期間，雙腳必須站在海水中，忍受冷到

麻痺的冰冷海水。另一段描述則是在中屯海域作業結束之後，以就近的一口水井當作解渴來源，撈井水止渴的畫面歷歷在目。談起現日常作息，生理時鐘隨時依循海水潮汐的變化，或海邊逛逛，或出門走走，與家門口前面的這片海域，早已融為一體。一直以來，老人家平時的活動筋骨，皆透過身體力行的潮間帶作業，求得老毛病（腰酸背痛）治癒的途徑。



圖 11 作業中的婦人

過往，靠海生活的艱苦辛酸不在話下，是養兒育女的一項責任，卻也不知不覺地養成了一項又一項的糊口專長。如今，不用再為成家立業的兒孫操心，眼前的海域生活，反而轉化為一項休閒安排，具有身心靈的保養之效。「頂勻較有厚殼仔，下勻較有扁仔，厚殼仔較濟攏是小粒的，太小的不會賣，社裡有人收，一斤 35 元。較早佇潭邊西寮退佇扒，後來做魚塢，那片就無去啊……」距離岸邊遠近之處的海域，貝類所在的棲息環境各有差別，前者多半以厚殼仔為主，後者以扁仔為多，潮汐大小決定當日欲採集の種類。魚塢建設之後，採集路徑有所

更迭，感嘆大環境的千變萬化，念念不忘的是曾經有過的生態榮景。

（二）日常中的海世界

走著，走著，跟著一群人陷入他們的海底世界。那是關於在地居民的海事實踐，每一位，不分男女，各自習慣的作業場域，順應氣候，也依循經驗。草棕港海域，一直是馬公近郊數一數二的潮間帶作業環境，每每潮水退去，投入撿拾螺貝行列者不少。一位婦人正走上岸，隨身有一支耙子與一籃收穫。「這馬水佇淹，小流，遮的物件較有，也較濟，這是家已欲食的。」婦人口中的回應，乃基於一些閒談中的從事語錄。大頭螺與厚殼仔為主要螺貝，利用短短的一個小潮汐，竟也有可觀的成績，在她認知裡，大頭螺的大小，卻似乎不比從前了。此時此刻，代步車駛離現場，朝聚落方向漸行漸遠了。同一時間，不同地點，另一位婦人自重光潮間帶上岸，籃子內出現大蛤、厚殼仔等貝類，採集工具是有別於耙仔的攞仔。今日的量與大小令她心滿意足，不過若與早期相比，當然微不足道，但能在岸邊不遠處的作業區尋獲數量不多的淺蜆，已經算是不簡單了。

一位騎著機車的男子，在防波堤旁停了下來，往礁石地帶走去，巡視 2 個籠子的動靜。「巡罇空」，原來籠子放置的地點正是螃蟹的棲息環境，他試著使用蟹仔籠誘捕。籠內有一塑膠盒子，盒內裝有煙仔肉，作為誘餌。一趟查看下來，毫無動靜，隨後即騎車離去。下午四時多，東北季風稍減，港內的西側一帶，有一位年約七、八十歲的男子，以及一臺停在現場的機車，其人站在港邊，拉起一條貼著

2 魚栽，指魚苗；如虱目栽、鰻栽等。

牆面的繩子，浮出水面的是他自己選點、投放的蟹仔籠（圖 12）。同一地點有二組作業設施，目標物種以蟳為主，錢鰻、雜魚為次之。據他表示，這項佈點投放工作變成生活中的一種「老人仔工」，「議量」的時間打發之外，更抓緊人生時光。自可有可無的收成中，找尋另一種成就感，至於能有多少收入，反而不是那麼重要。有如人生哲理的坦然性情，不因邁入年老階段而消極看待，謹記母親曾經耳提面命的一段提醒：「**行行做狀元，查埔要骨力，才有成功的機會。**」唯有勤勞，做任何事才有可能達到目標，成功之路絕非偶然、僥倖。現在的他，仍以身體力行實踐人生道理。



圖 12 巡視蟹仔籠狀況

這些年，收穫雖然不如過往，仍把握每一次投放的機會，前陣子十餘斤的數量，為他賺進一筆萬餘元的收入。前幾天抓到一隻重量約三公斤左右的蟳，賣出之後，約有三千多塊的進帳。這次巡視的 2 個籠子皆毫無所獲，籠內的誘餌不再完整，甚至空無一物，車上的巴攏餌料正是準備拿來替換使

用。巴攏目前一斤約二十元，平均一尾約二至三元，屬於非經濟魚種。籠子是購自店家販售的現成品，購入後再加強網目結構，以較粗材質的尼龍繩補強細小的部分。這次拉上岸的其中一個因發現有被錢鰻咬壞的情形，損壞的網目立刻用工具補齊，熟練的補網身手來自於過去的漁業經歷，很快地，被咬破的地方已毫無破綻。黃昏時刻，他決定轉移陣地，將其中一個蟹仔籠投放他處，潮流、氣候與環境會是影響收穫與否之關鍵。至於另一邊他人放在礁岩旁的蟹仔籠作法，其認為該方式與搯（iah）沙的孔洞有關，不過，此時正值冬天生物冬眠時分，能否有所斬獲，恐怕會是徒勞無功的一件事。

（三）老人家的食飽閒閒

港內有一男子，正在水中整理漁具，隨著水流漸漸往內行去，港外海水已漸漸上升，有經驗的釣魚人，熟知何時要準備上岸，以免發生危險。剛走上岸的男子，全副武裝，標準的遮陽擋風帽，包覆面積甚廣，僅露出鼻至眼的範圍。一條自港子村向外延伸的港路，是男子多年以來心中釣魚基地的首選之一。選此地的主要原因乃風浪小、船隻少，安全第一，不易發生海水激起的情況。他指出該地漁獲狀況雖不如赤崁海域，相對那裡船隻往來頻繁，港子海域確實令人安心許多。即使是同為港路的地理環境，赤崁往來北海島嶼的觀光船或作業漁船明顯比在港子還來得多，對於如此「倚港」的釣法，除了魚種釣點與漁獲多寡以外，海面平靜與否，更是一項考量。

一身行頭包括水上安全圈、釣竿、魚簍、水、釣餌等；水上安全圈是自製，利用保麗龍材料，製作類似游泳圈的形狀，主要作為在海上作業時的保命用具，一腳跨進圈內，另一腳靠在板上，魚簍繫在安全圈上，主要用來裝載漁獲。親自到東衛海域



挖掘的餌料是赤蟲，挖掘地點通常是尋覓大塊砗砗石的棲息環境，先翻開石塊，用尖鋤向下挖，若有一條一條的痕跡，代表此處可能有赤蟲蹤跡，便可再往下，挖到一個手掌大的深度；赤蟲非單隻出沒，群體居多。若一個地點毫無收穫，再換至另一處繼續尋找。魚簍內漁獲種類大概有青嘴、白嘉鱔、黑點、沙燙、鱸仔等。這次魚體大小令他感到滿意，有別於過往的小尺寸，幾尾形體都大於以往。

來自馬公朝陽里的他，對於該環境的變化早已熟門熟路了，早上 7 點來此報到，10 點上岸返家，整整 3 個小時，配合潮汐水流的習性，掌握上午約七時退潮的最低點，於「反流」至正開始漲潮的這段時間下海。沿著一條船隻航行的航道，以不超過導航指標（電線桿）為原則，邊作業邊移動。據他

表示，有時遇到小潮汐，作業時間會拉長一點，曾有過在海裡 6 小時的紀錄。離開前，以手機傳訊的目的是向在臺灣的女兒報平安；至於漁獲的處置，通常是配送給旅居在外的兒子。

這天，再次與阿伯不期而遇，由於港內的潮汐正在退潮，他走向另一條堤防（圖 13），並在某一樓梯前停下腳步，先將水圈沿著樓梯往下滾；再者，一身行頭背在身，緩緩向下而行。水圈先繫在腰間，二個長棍穿過魚簍的環孔，將之固定，以免沉入海裡。釣竿是一支 12 尺長的釣具，新臺幣 160 元，經濟又實用，曾經有過的幾千元釣竿則是在赤崁海域沉入大海了。如此天南地北價差的使用觀點，是否說明了兩地釣點環境的差異性？釣竿在手，一節又一節拉出，很快地，完整的利器準備就緒，加上



圖 13 沿著海堤通往釣魚海場

活生生的釣餌，準備大展身手（圖 14）。趁他尚未走遠，順便請教有關漁具的種種。釣魚線是使用 6 磅加 5 磅的組合，太粗容易被魚識破，太細（如 4 磅）則無法應付較大的魚，魚線恐有斷掉的風險。釣鉤是使用寸 2 的 1 號鉛，與魚線綁在一起，具有下沉的引力作用。正值退潮不久，預計下午三點多上岸，中午早已備有饅頭、橘子等口糧充飢。

「食飽閒閒」是釣魚阿伯對此時此刻當下的一種生活心境，或許是澎湖人與海之間的相處之道、或許是老人家享受人生的環境論、或許是後半人生的生活態度。這句話聽起來很容易，卻隱藏著在地居民對生活價值觀的執著與放下，除了是時間的打發之外，更多層面在於如何實踐所處時空的地方能量。



圖 14 配合潮汐的釣魚作業

六、結語

以上每一段所採集的島嶼人描繪，娓娓道來的是今昔環境的大變遷，昔日的生態榮景僅剩下口中的深刻印象，而那片曾經有過多樣物種的潮間帶，不敵當前發展，已被埋在無情的水泥物底下；甚至是海岸環境的快速變化，使得石滬、鱸仔厝（抱墩）等傳統漁法逐漸走向沒落的窘境。另一方面，愈

來愈多的現代建築林立於海岸邊，人們靠近或接觸海的方式，與過往相比，似乎只剩所在位置的「觀海景觀」，真正懂海的島嶼人，反而被排擠了。約三百二十公里長的海岸線，是澎湖人一直以來賴以為生的寄託環境，海對於居民而言，猶如日常般的走動場域，許多伴隨兒時成長的海文化、海知識、

海故事、海技能不斷地累積，成為老一輩生活中無法抽離的一部分。實踐至今，澎湖海岸線反而出現一群不速之客，地方政府不顧一切地為防患未然所準備，以現代工法的消波塊、防波堤等產物，重新產生島嶼人與海域的距離感。水泥化的海堤建設、消波塊的沿岸投放、民宿臨近海岸的搭建、漁港碼頭增建、戶外遊憩設施的設置等，太多硬體設施的建置，反而為澎湖海洋生態開闢一條新的破壞之路。

澎湖是以海立縣的島群，屬臺灣之島縣。自古以來，島民與這塊土地的生活關係，維繫著一份對海的敬畏與尊重。隨著時間與世代的層層堆疊，澎湖人的原鄉情結或許已淡化許多，且在海洋環境的切割與島嶼文化的馴化之下，漸漸發展屬於獨自的生活解讀與生活適應。島上居民那份樂天知命的生活哲理，一直是澎湖人獨一無二的習性特徵。老天爺給予什麼樣的臉色，看天吃飯的漁事或農事便由此而生，靜靜守候這塊淨土的一草一木，「食飽沒」的一句日常問候，道出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，簡單、熱情、純樸、知足，這是島民的特性，也是長久以來，在有限環境條件底下所孕育的生活觀。一望無際的海岸景致，曾是島嶼人引以為傲的自然景觀，如今，鄰近海邊林立的無數人工設施，似乎豎立一道遮蔽高牆，亦劃出一條人與海保持距離的安全界線。而當今孩子從小到大的成長之地，與海作伴的諸多可能或延展，會是當前新世代的另一種選擇？

這些年來，澎湖島嶼海岸線被無情的碼頭侵佔，被利益掛帥的商業設施掩蓋。這塊屬於島嶼原住民的大地之母，正在分解，正在消逝，海岸景觀逐一被破碎化。潮間帶曾是島嶼人共同的生活領域，如今被冷冰冰的水泥鋼筋所佔據，既有的生活頻率，還在嗎？當我們走得愈快，發現美好事物愈少；當我們緩緩而行，箇中的生活滋味，滿滿。在

島嶼生長，多年以來的島嶼生活，未曾好好凝視每一角落。那份似曾相識的畫面正需要被發覺，因為海水的阻隔，島與島之間，存在各自獨立的生活法則，眼見人口流失、外來思維侵入，更應反思什麼才是澎湖生活的人、情、味。透過釣魚人的親身經歷、採集婦人的海域走動、村落居民的漁場參與等，其所涵蓋的一段描述或是一則分享，皆離不開眼前的生活海域，島嶼人的海世界其實深植在每位實踐者的心中，揮之不去的是自己養成的生活習性與靜靜看待的環境變化。

島嶼正在拼貼什麼，島民正在等待什麼，每一趟與海有約的新旅程隨時隨地，不曾間斷地建立所屬的新方向、新體悟、新感受，在一處海域暫歇後，再準備轉往下一處。對於島嶼人而言，一年365天，天天都有驚喜；天天都有發掘，一句談話、一個畫面、一組人馬，隨心所欲地裝載在腦海，刻意淡忘反而成了一種負擔。這些年來，島嶼與島嶼之間，在便捷的交通運輸之下有了互通有無的機會，探訪島上一景一物看似方便，卻多了一份人去樓空的惆悵感，高齡化的人口結構趨勢，已成定局。如果，地方人口數變多了，需要向外遷移，有人居住的島嶼數會再增加嗎？反之，若減少了，走上廢村之後的島嶼狀態會是必然的結局？面臨諸多無奈與感慨的事實，實在難以預測下一步將會何去何從。未來，全球氣候的時時變遷，有無可能是另一造成有人居住島嶼數量增減的關鍵呢？不變的是生活日子依舊仰躺在每一座島嶼上繼續運轉著。澎湖島礁所塑造而成的島嶼人，不因現今環境過度開發而失去貼近海的本領。每一村里，每一居民，依然擁有各自的生活世界，面對當前的變與不變，依循在二十四節氣上的作息時空，順應天時與地利的樂天知命，不失為一種屬於島嶼人的海世界觀。